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候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敵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迥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

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
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
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
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
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
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
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
加欵於鵝湖然猶芥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媿
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
能登高臨流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

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
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箴蓋得
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
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
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
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
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
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

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
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
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
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
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
令。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
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
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
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

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
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
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為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
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太極固
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
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
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
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
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

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矣。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

子知無極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

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元何穉之篤乎梭山。元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元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元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

各自
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立。可否之可斷哉。元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元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元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元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是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

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論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顧元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群唯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信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元所甚為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

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杖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向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元所期。比日少

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三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然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

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太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

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决
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
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
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
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
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
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其費分踈終不明白無乃為無
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
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入竿頭
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

踈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
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踈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
實不尚智考言論未詳事實先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實其事實
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
親曰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
傲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
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
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
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没其傳顧在曾子蓋可

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之上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持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

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揚朱未遠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遠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

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

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話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

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闔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竒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

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大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大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知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點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點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臆。

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所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徃徃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

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群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

不能不重勤長者愛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嘗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今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又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生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

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恒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

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夜，此筭真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衆土，綢繆備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固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待不使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天地矣者，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

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

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剗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走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寢語。支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騫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螻蟻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入事。如房

瑄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閒。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悌。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騫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未釋霧晴矣。幸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

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近聞與淳叟同為踈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
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
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絕不與
交談。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
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
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視棲棲乞憐於其門
者。其優劣又如何邪。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
為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已

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着實理會。雖
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已相處之久。
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劔已東。躊躕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
為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
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吾嘗
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眾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
栖俵俵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揚朱墨翟之言。
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

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忿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

得其正。斯知之矣。存於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違回以自取埋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比盛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

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禱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堙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更其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瓊瑤以照映宜。

其冒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網弛棟撓。市井群兒之態。復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顛邪。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為苟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真氣韻。可見所
 學之進。來書著磨察勵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勵不敢懈。
 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
 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毋孝。故
 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事。言其覺關之致。
 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
 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
 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為效驗。明甚。此
 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別。本末先後之序。竊不可使。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蓋近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
 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沈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此一二月
 間。整其事務至多。間繕選粹音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
 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
 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
 其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者。皆其有以自處。
 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邪。痛哉。
 冤乎。鄉黨隣里。莫不傷悼。况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

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屢有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擬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

姑存故事。非曾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髣髴矣。遂獻策愚。或冀自此幡然。為益不細。熟復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没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

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事
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

盛僕交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
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迨。而登車輒霽。獨垂至
而值雨。至此踰四昔矣。白雲繚繞。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
臺僅一。甫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緲呈露。數峯。雲練
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石吏
三四日。可遣成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

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論。宜不逃所見。觀其七尾。皆竊用山
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
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
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
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
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他惑之者。必其心之素
邪。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不然。豈其然哉。惟其陷
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明其改過之門。懇惻而
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姦。氣相求。應者。尤當懇
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疑。則小人異

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木深者安知不惛然
回心而嚮道哉昔大禹斷平水土首金九牧鑄鼎象物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意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
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
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入異類無所竄其意
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以口而不熄絕乎季悅
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其微使蒙蔽者有所
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似覺健美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

懣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推陷廓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若
視之如讎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搖為吾効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辨實主天下
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
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
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時小人
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既窮禍患甚者在國
圖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
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

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者。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散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

謬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言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辨。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知務不知類。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
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
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
宮壤間竊耳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
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錢玉
同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
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
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

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

及爲其所引辨於其不足辨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
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極
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它辭皆明理之言推
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章示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刻教以
 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
 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皆義為辱輕重
 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
 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
 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
 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荅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

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質光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辨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

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余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也。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胷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感化至此，偶有姪婦之喪，人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友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筆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

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二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托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輿議言之耳。未知脩門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

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整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大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文書。但托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歛然。前者蒙丈。夫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待下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理天下歸仁焉。又非曠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

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孰復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
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
虞書所謂做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
所謂做戒抑畏戒慎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
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
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材美質博

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
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荅韓資政書辭蓋不
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
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
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維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
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併以叙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
詳細既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某浮食周行侵
尋五六載不能為有無日負媿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

來面對粗陳大畧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君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匡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患夫人之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檢校設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息昇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繕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旋之憂益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履積弊之餘仍以早歎調度有方無異豐成咸惟竊健羨其處蜀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爲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巒障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渺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

可窮極上。巽層巔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
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山之左。西望貌姑石鼓
琵琶群峯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
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
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
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矣。下公清流巨澗。曲折分合
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
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竚觀大用以
究厥志。異時厭飫綠野。儻有意從歌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
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趨

向甚正。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矣。共耕學於此
矣。因其遺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缺哉青陽。行既厥事。矯首南山
豈勝馳翹。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隘。不得已
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
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迄今。一春積雨
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
逶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奇變。前峯隱秀。深藏時於白銀
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疑點點露數

由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聯光爛若綺繡褚氏更端停毫注目夫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

與薛象先

閣邸報得誠心公遣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奈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強差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畧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成

南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劍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滄儻復界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件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此山房朋友多有擬之第一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監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下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

同異况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自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無異端矣庶豈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慤無它議論猶如此也尚何望

異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競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它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它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妄分傳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以櫻投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此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游。

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其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所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彛倫之叙，教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友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

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
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
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勸主
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
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
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
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
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
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
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

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
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
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
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
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
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
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
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
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絕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
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未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外面擾動是矣若聆聆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

為大天降衷于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其小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僕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

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末文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其
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
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
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
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傷緒悲摧殆所不堪某
舊有血疾二三年浸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
少瘳矣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
自云聞某之歸此疾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
謂刊落益至交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白一二年來鄉
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
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
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
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
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
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
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嗚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
有意推賢邪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
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輟車何啻九鼎

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
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元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勛力未強
但力疾卧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古
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
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
莫助之患儻得長者一照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